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新話 第四卷

龍堂靈會錄

吳江有龍王堂，堂，蓋廟也，所以奉事香火，故謂之堂。或以為右崖陡出，若塘岸焉，故又謂之龍王塘。其地左吳淞而右太湖，風濤險惡，眾水聽匯，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，夙著靈異，具載於范石湖所編《吳郡志》。元統間，聞生子述者，以歌詩鳴於吳下。因過其處，適值龍掛，乃白龍也，鬚鬣下垂，如一玉柱，鱗甲照耀，如明鏡數百片；轉側於烏雲之內，良久而沒。子述自以為平生奇觀，莫之能及。雨止，登廟，周覽既畢，乃題古風一章於廡下曰：

龍王之堂龍作主，棟宇青紅照江渚，歲時奉事孰敢違，求晴得晴雨得雨。平生好奇無與伴，訪水尋山遍吳楚，扁舟一葉過垂虹，濯足滄浪塵土。神龍有心慰勞苦，變化鳳雲快觀睹，鬚尾蜿蜒玉柱垂，鱗甲光芒銀鏡舞。村中稽首朝翁姥，船上燃香拜商賈，共說神龍素有靈，降福除災敢輕侮！我登龍堂共龍語，至誠感格龍應許。汲挽湖波作酒漿，采掇江花當餽脯。大字淋漓寫庭戶，過者驚疑居者怒。世間不識謫仙人，笑別神龍指歸路。

題畢，回舟，臥於蓬下。忽有魚頭鬼身者，自廟而來，施禮於前曰：「龍王奉邀。」

子述曰：「龍王處於水府，賤子游於塵世，風馬牛之不相及也。雖有嚴命，何以能至！」

魚頭者曰：「君毋苦，但請瞑目，少頃即當至矣。」

子述如言，但聞風水聲，久之，慚止，開目，則見殿宇崢嶸，儀衛森列，寒光逼人，不可睇視，真所謂水晶宮也。王聞其至，冠劍珮而出，延之上階，致謝曰：「日間蒙惠高作，伺旨既佳，筆勢又妙，廟庭得此，光彩倍增。是以屈君至此，欲得奉酬。」

坐未定，閽者傳言客至，王遽出門迎接。見有三人同入，其一高冠巨履，威儀簡重；其一烏帽青裘，風度瀟灑；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。分次而坐。

王謂子述曰：「君不識三客乎？乃越范相國，晉張使君，唐陸處士耳，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。」王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，俱各傳觀，稱讚不已。

王曰：「詩人遠臨，貴客偕至，賞心樂事，不期而同。」即命左右設宴於中堂，凡鋪陳之物，飲饌之味，皆非人世所有。

酒至，方欲飲，閽者奔入曰：「吳大夫伍君在門。」王急起迎之。既入，范相國猶據首席，不能謙避。

伍君勃然變色而謂王曰：「此地乃吳國之境，王乃吳地之神，吾乃吳國之忠臣，彼乃吳國之仇人也。吳俗無知，妄以三高為目，立亭館以奉之。王又延之入室，置之上座，曩日吞吳之恨，寧忍忘之耶？」即數范相國：「汝有三大罪，而人罔知，故千載之下，得以欺世而盜名。吾今為汝一白之，使大奸無所容，大惡不得隱矣！」

相國默然，請聞其說。乃曰：「昔勾踐志於復仇，臥薪嘗膽，□年生聚，□年教訓。以此戰伐，孰能御之？何至假負薪之女，為誨淫之事，出此鄙計，不以為慚。吳既已亡，又不能除去尤物，反與共載而去。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，高潁違令而誅麗華，以此方之，孰得孰失？是謀國之不臧也。既已滅吳，以勾踐為人，長頸鳥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同逸樂，浮海而去，以書遺大夫種云：『蜚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子可以去矣。』夫自不能事君，又誘其臣與之偕去，令其主孤立於上，國空無人，於心安乎？昔鮑叔之薦管仲，蕭何之追韓信，以此方之，孰是孰非？是事君之不忠也。既已去位，本求高蹈。何乃聚斂積實。耕於海濱，父子力作，以營千金，屢散而復積，此欲何為哉？昔魯仲連辭金而不受，張於房辟穀而遠引，以此方之，孰賢孰愚？是持身之不廉也。負此三大罪，安得居吾之上乎？」

相國面色如土，不敢出聲。久之，乃曰：「子之罪我則然矣！願聞子之所事。」

伍君曰：「吾以家族之不幸。遍游諸國，不避艱險，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仇，又能為夫蓋復父之仇，則孝為有餘矣。事吳至死不去，以畢志於其君，雖遭屬鏹之慘，終無怨詞，則忠為有餘矣。君不終用，至於臨死，又能逆料沼吳之禍，而為身後之憂，則智為有餘矣。使吾尚在，則會稽之棲，下可以復振；樵李之戰，不可以詭勝；而越之君臣將不暇於朝食，又焉能得志於吾國乎？蓋嘗論之，吳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，而在於吾之被讒，越之霸不在於種、蠡之用，而在於吾之受戮。吾若不死，則苧蘿之妹，適足為後宮之娛；榮植之華，適足為前殿之誇，姑蘇之台，麋鹿豈可得游；至德之廟，禾黍豈至於遽生哉！惟自殘其骨髓，自害其股肱，故仇人得以乘其機，敵國得以投其隙，蓋有幸而然耳。豈子代國之功，謀國之策乎？」

相國辭塞，乃虛位以讓之。伍君遂據其上，相國居第二位，第三、第四位則張使君、陸處士，子述居第五，王坐於末席。已而酒行樂作。王請坐客各賦詩歌以為樂。伍君乃左撫劍，右擊盆，朗朗而作歌曰：

駕餘艘之長舟兮，覽吳會之故都。恨館娃之無人兮，麋鹿游於姑蘇。憶吳子之驟強兮，蓋得人以為任。戰柏舉而入楚兮，盟黃池而服晉。何用賢之不終兮，乃自壞其長城。泊雨東而乞死兮，始躑躅而哀鳴。泛鴟夷於江中兮，驅白馬於潮頭。眄胥山之舊廟兮，挾天風而遠遊。龍宮鬱其嵯峨兮，水殿開而宴會。日既吉而辰良兮，接賓朋之冠珮。莫椒漿而酌桂醕兮，擊金鐘而戛鳴球。湘妃漢女出歌舞兮，瑞霧靄而祥煙浮。夜迢迢而未央兮，心搖搖而易醉。撫忙劍而作歌兮，聊以洩千古不平之氣。

歌竟，范相國持杯而詠詩曰：

霸越平吳，扁舟五湖，昂昂之鶴，泛泛之鳧。
功成身退，辭榮避位，良弓既藏，黃金曷鑄？
萬歲千秋，魂魄來游，今夕何夕，於此淹留！
吹笙擊鼓，羅列樽俎，妙女嬌娃，載歌載舞。
有酒如河，有肉如坡，相對不樂，日月幾何？
金樽翠爵，為君斟酌，後會未期，且此歡謔。

張使君亦倚席而吟侍曰：

驅車適故國，掛席來東吳。西風旦夕起，飛塵滿皇都。
人生在世間，貴乎得所圖。問渠華亭鶴，何似松江鱸？
豈意千年後，高名猶不孤。鬱鬱神靈府，濟濟英俊徒。
華筵列玳瑁，美醞傾醍醐。妙舞躡珠履，狂吟扣金壺。
顧余復何人？亦得同歌呼。作詩記勝事，流傳遍江湖。

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：

生計蕭條具一船，筆床茶灶共周旋。
但籠甫裡能言鴨，不釣襄江縮項鱸。
鼓瑟吹笙傳盛事，倒冠落珮預華筵。
何須溫嶠燃犀照，已被旁人作話傳。
子述乃制長短句一篇，獻於座間曰：
江湖之淵，神物所居，
珠宮貝闕，與世不殊。

黃金作屋瓦，白玉為門樞，
屏開玳瑁甲，檻植珊瑚珠。
祥雲瑞靄相扶輿，上通三光下八區，
自非馮夷與海若，孰得於此久躊躇！
高堂開宴羅賓主，禮數繁多冠冕聚，
忙呼玉女捧牙盤，催喚神娥調翠釜。
長鯨鳴，巨蛟舞，鯨吹笙，鼉擊鼓。
驪頤之珠照樽俎，蝦須之簾掛廊廡。
八音迭奏雜仙韶，宮商響切逼雲霄，
湘妃姊妹撫瑤瑟，秦家公主來吹蕭。
麻姑碎擘麒麟脯，洛妃斜拂鳳凰翹，
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，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。
胥山之神余所慕，曾謁神祠拜神墓。
相國不改古衣冠，使君猶存晉風度。
座中更有天隨生，口食杞菊骨骼清，
平生夢想不可見，豈期一旦皆相迎。
主人靈聖尤難測，驅駕風雲歸頃刻，
周遊八極隘四溟，固知不是池中物。
鰕生何幸得遭逢，坐令槁朽生華風！
待以天廚八珍之異饌，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鐘。
唾壺缺，麈柄折，醉眼生花雙耳熱。
不來洲畔采明珠，不去波間摸明月，
但將詩句寫蛟綉，留向龍宮記奇絕。

歌詠俱畢，觥籌交錯。但聞水村喔喔晨雞鳴，山寺隆隆曉鍾擊。伍君先別，三高繼往。王以紅珀盤捧照乘之珠，碧瑤箱盛開水之角，饋贈於子述，命使送還。抵舟，則東方洞然，水路明朗，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。

太虛司法傳

馮大異，名奇，吳、楚之狂士也。恃才傲物，不信鬼神，凡依草附木之妖，驚世而駭俗者，必攘臂當之，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，或火其祠，或沉其像，勇往不顧，以是人亦以膽氣許之。

至元丁丑，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村，時兵燹之後，蕩無人居，黃沙白骨，一望極目。未至而斜日西沉，愁雲四起，既無旅店，何以安泊。道旁有一古柏林，即投身而入，倚樹少憩。鴉鵲鳴其前，豺狐嗥其後。

頃之，有群鴉接翅而下，或跂一足而啼，或鼓雙翼而舞，叫噪怪惡，循環作陣。復有八九死屍，僵臥左右，陰風颯颯，飛雨驟至，疾雷一聲，群屍環起，見大異在樹下，踴躍趨附。大異急攀緣上樹以避之，群屍環繞其下，或嘯或詈，或坐或立，相與大言曰：「今夜必取此人！不然，吾屬將有咎。」

已而雲收雨止，月光穿漏，見一夜叉自遠而至，頭有二角，舉體青色，大呼闊步，逕至林下，以手撮死屍，摘其頭而食之，如啖瓜之狀；食訖，飽臥，鼾睡之聲動地。大異度不可久留，乘其熟寐，下樹迸逸，行不百步，則夜叉已在後矣，捨命而奔，幾為所及。

遇一廢寺，急入投之，東西廊皆傾倒，惟殿上有佛像一軀，其狀甚偉。見佛背有一穴，大異計窮，竄身入穴，潛於腹中，自謂得所托，可無虞矣。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：「彼求之而不得，吾不求而自至，今夜好頓點心，不用食齋也！」即振迅而起，其行甚重，將□步許，為門限所礙。蹶然仆地，土木狼籍，胎骨糜碎矣。

大異得出，猶太言曰：「胡鬼弄汝公，反自掇其禍矣！」即出寺而行。

遙望野中，燈燭燦煌，諸人揖讓而坐。喜甚，弛往赴之。及至，則皆無頭者也，有頭者則無一臂，或缺一足。大異不顧而走。諸鬼怒曰：「吾輩方此酣暢，此人大膽，敢來衝突！正當執之以為脯齋耳。」即踉蹌嗥吼，或搏牛糞而擲，或攫人骨而投，無頭者則提頭以趁之。前阻一水，大異亂流而渡，諸鬼至水。則不敢越。

暮及半里，大異回顧，猶聞喧嘩之聲，靡靡不已。須臾，月墮，不辨蹊徑，失足墜一坑中，其深無底，乃鬼谷也。寒沙眯目，陰氣徹骨，群鬼萃焉。有赤髮而雙角者，綠毛而兩翼者，鳥喙而獠牙者，牛頭而獸面者，皆身如藍靛，口吐火焰，見大異至，相賀曰：「仇人至矣！」

即以鐵紐繫其頸，皮絛拴其腰，驅至鬼王之座下，告曰：「此即在世不信鬼神，凌辱吾徒之狂士也。」鬼玉怒責之曰：「汝具五體而有知識。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？孔子聖人也，猶曰敬而遠之。大《易》所謂載鬼一車，《小雅》聽謂為鬼為蜮。他如《左傳》所紀，晉景之夢，伯有之事，皆是物也。汝為河人，猶言其無？吾受汝侮久矣！今幸相遇，吾烏得而甘心焉。」

即命眾鬼卸其冠裳，加以捶楚，流血淋漓，求死不得。鬼王乃謂之曰：「汝欲泥調成醬乎？汝欲身長三丈乎？」大異念泥豈可為醬，因願身長三丈。眾鬼即捽之於石床之上，如搓粉之狀，眾手反覆而按摩之，不覺漸長，已而扶起，果三丈矣，裊裊如竹竿焉。眾笑辱之，呼為長竿怪。

王又謂之曰：「汝欲煮右成汁乎？汝欲身矮一尺乎？」大異方苦其長，不能自立。即願身矮一尺。眾鬼又驅至石床上，如按面之狀，極力一捺，骨節礫礫有聲，乃擁支起，果一尺矣，團團如巨蟹焉。眾又笑辱之，呼為蟻蜞怪。大異蹒跚於地，不勝其苦。

旁有一老鬼，撫掌大笑曰：「足下平日不信鬼怪，今日何故作此形骸？」乃請於眾曰：「彼雖無禮，恣遭辱亦甚矣，可憐許，請有之！」即以兩手提掣大異而抖擻之，須臾復故。

大異求還，諸鬼曰：「汝既到此，不可徒返，吾等各有一物相贈，所貴人間知有我輩耳。」老鬼曰：「然則，以何物贈之？」一鬼曰：「吾贈以撥雲之角。」即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，岌然相向。一鬼曰：「吾贈以哨風之嘴。」即以一鐵嘴加於其唇，尖銳如鳥喙焉。一鬼曰：「吾贈以朱華之髮。」即以赤水染其髮，皆鬚鬢而上指，其色如火。一鬼曰：「吾贈以碧光之睛。」即以二青珠嵌於其目，湛湛而碧色矣。老鬼遂送之出坑曰：「善自珍重，向者群小溷瀆，幸勿記憶也。」

大異雖得出，然而頂撥雲之角，戴哨風之嘴，被朱華之髮，含碧光之睛，儼然成一奇鬼。

到家，妻孥不敢認；出市，眾共聚觀。以為怪物，小兒則驚啼而逃避。遂閉戶不食，憤懣而死。臨死，謂其家曰：「我為諸鬼所困，今其死矣！可多以紙筆置柩中，我將訟之於天。數日之內，蔡州有一奇事，是我得理之時也，可灑酒而賀我矣。」言訖而逝。

過三日，白晝風雨大作，去霧四塞，雷霆霹靂，聲振寰宇，屋瓦皆飛，大木盡拔，經宿始霽。則所墮之坑，陷為一巨澤，瀾漫數里，其水皆赤。忽聞柩中作語曰：「訟已得理！諸鬼皆夷滅無遺！無府以吾正直，命為太虛殿司法，職任隆重，不復再來人世。」

矣。」其家祭而葬之，舛蟹之間，如有靈焉。

修文舍人傳

夏顏，字希賢，吳之震澤人也。博學多聞，性氣英邁，幅巾布裘，游於東西兩浙間。喜慷慨論事，疊疊不厭，人每傾下之。然而命分甚薄，日不暇給，嘗喟然長歎曰：「夏顏，汝修身謹行，奈何不能潤其家乎？」則又自解曰：「顏淵困於陋巷，豈道義之不足也？賈誼屈於長沙，豈文章之不贍也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侯，豈智勇之不逮也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饑，豈才藝之不敏也？蓋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。吾知順受而已，豈敢非理妄求哉！」

至正初，客死潤州，葬於北固山下。友人有與之契厚者，忽遇之於途。見顏驅高車，擁大蓋，峨冠曳珮，如侯伯狀，從者各執其物，呵殿而隨護，風采揚揚，非復往日，投北而去。友人不敢呼之。

一日，早作，復遇之於里門，顏遽牽帷下車而施揖曰：「故人安否？」友人遂與敘舊，執手款語，不異平生。

乃問之曰：「與君隔別未久，而能自致青雲，立身要路。車馬僕從，如此之盛；衣服冠帶，如此之華，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！不勝羨之至！」

顏曰：「吾今隸職冥司，頗極清要。故人下問，何敢有隱，但途路之次，未暇備述，如不相棄，可於後夕會於甘露寺多景樓，庶得從容時頃，少敘間闊，不知可乎？望勿以幽冥為訝，而負此誠約也。」友人許之。告別而去。

是夕，攜酒而往，則顏已先在，見其至，喜甚，迎謂曰：「故人真信士，可謂死生之交矣！」

乃言曰：「地下之樂，不減人間，吾今為修文舍人，顏淵、卜商舊職也。冥司用人，選擇甚精，必當其才，必稱其職，然後官位可居，爵祿可致，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，可以門第而進，可以外貌而濫充，可以虛名而攫取也。試與君論之：今夫人世之上，仕路之間，秉筆中書者，豈盡蕭、曹、丙、魏之徒乎？提兵闔外者，豈盡韓、彭、衛、霍之流乎？館閣擒文者，豈皆班、揚、董、馬之輩乎？郡邑牧民者，豈皆龔、黃、召、杜之儔乎？騏驎服鹽車而駑駘厭芻豆，鳳凰棲枳棘而鴟鴞鳴戶庭，賢者槁項黃馘而死於下，不賢者比肩接跡而顯於世，故治日常少，亂日常多，正坐此也。冥司則不然，黜陟必明，賞罰必公，昔日負君之賊，敗國之臣，受穹爵而享厚祿者，至此必受其殃，昔日積善之家，修德之士，阨下位而困窮途者，至此必蒙其福。蓋輪口之數，報應之條，至此而莫逃矣。」遂引滿而飲，連舉數觥，憑欄觀眺，口占律詩二章，吟贈友人曰：

笑拍闌干扣玉壺，林鴉驚散渚禽呼。

一江流水三更月，兩岸青山六代都。

富貴不來吾老矣，幽明無問子知乎？

旁人若問前程事，積善行仁是坦途。

滿身風露夜茫茫，一片山光與水光。

鐵甕城邊人玩月，鬼門關外客還鄉。

功名不博詩千首，生死何殊夢一場！

賴有故人知此意，清談終夕據藤床。

吟訖，搔首而言曰：「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僕在世之日，無德可稱，無功可述，然而著成集錄，不下數百卷。作為文章，將及千餘篇，皆極深研幾，盡意而為之者。奄忽以來，家事零替，內無應門之童，外絕知音之士，盜賊之所攘竊，蟲鼠之所毀傷，□不存一，甚可惜也。伏望故人憐才為念，恤交為心，捐季子之寶劍，付堯夫之麥舟，用財於當行，施德於不報，刻之桐梓，傳於好事，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。興言及此，慚愧何勝！」友人許諾。顏大喜，捧觴拜獻，以致丁寧之意。

已而，東方漸曙，告別而去。友人吳中，訪其家，除散亡零落外，猶得遺文數百篇，並所著《汲古錄》、《通玄志》等書，亟命工鏤版，鬻之予肆，以廣其傳。顏復到門致謝。自此往來無間，其家吉凶禍福，皆前期報之。

三年之啟，友人感疾，顏來訪問，因謂曰：「僕備員修文府，日月已滿，當得舉代。冥間最重此職，得之甚難。君若不欲，則不敢強；萬一欲之，當與盡力。所以汲汲於此者，蓋欲報君鏤版之恩耳。人生會當有死，縱復強延數年，何可得居此地也？」友人欣然許之，遂處置家事，不復治療，數日而終。

鑿湖夜泛記

處士成令言，不求聞達，素愛會稽山水。天歷間，卜居鑿湖之濱，誦「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」之句，終日遨遊不輟。常乘一葉小舟，不施篙櫂，風帆浪揖，任其所之，或觀魚水涯，或盟鷗沙際，或蘋洲狎鷺，或柳岸聞鶯。沿湖三□里，飛者走者，浮者躍者，皆熟其狀貌，與之相忘，自去自來，不復疑俱。而樵翁、耕叟、漁童、牧豎遇之，不問老幼，俱得其歡心焉。

初秋之夕，泊舟千秋觀下，金鳳乍起，白露未零，星斗交輝，水天一色，時聞菱歌蓮唱，應答於洲渚之間。令言臥舟中，仰視天漢，如白練萬丈，橫亘於南北，纖雲掃跡，一塵不起。乃扣船舷，歌宋之問明河之篇，飄飄然有遺世獨立，羽化登仙之意。

舟忽自動，其行甚速，風水俱駛，一瞬千里，若有物引之者。令言莫測。

須臾，至一處，寒氣襲人，清光奪目，如玉田湛湛，琪花瑤草生其中，如銀海洋洋，異獸神魚泳其內。烏鴉群鳴，白榆亂植。令言度非人間，披衣而起，見珠宮爍然，宮闕高聳。

有一仙娥，自內而出，被冰綃之衣，曳霜紈之帔，戴翠鳳步搖之冠，躡瓊紋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一執金柄障扇，一捧玉環如意，星眸月貌，光彩照人。

至岸側，謂令言曰：「處士來何遲？」

令言拱而對曰：「僕晦跡江湖，忘形魚鳥，素乏誠約，又昧平生，何以有來遲之問？」

仙娥笑曰：「卿安得而識我乎？所以奉邀至此者，蓋以卿夙負高義，久存碩德，將有誠悃，籍卿傳之於世耳。」

乃請令言登岸，邀之入門，行數□步，見一大殿，榜曰「天章之殿」。殿後有一高閣，題曰「靈光之閣」。內設雲母屏，鋪玉華簾，四面皆水晶簾，以珊瑚鉤掛之，通明如白晝。梁間懸香球二枚，蘭麝之氣，芬芳觸鼻。

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：「卿識此地乎？即人世所謂天河，妾乃織女之神也。此去塵間，已八萬餘里矣。」

令言離席而言曰：「下界愚民，甘與草木同腐。今夕何幸，身遊天府，足踐仙宮，獲福無量，受恩過望。然未知尊神欲托以何事，授以何言？願得詳聞，以釋塵慮。」

仙娥乃低首斂躬，端肅而致詞曰：「妾乃天帝之孫，靈星之女，夙稟貞性，離群索居。豈意下土無知，愚民好誕，妄傳秋夕之期，指作牽牛之配，致令清潔之操，受此污辱之名。開其源者，齊諧多詐之書；鼓其波者，楚俗不經之語；傳會其說而倡之者，柳宗元乞巧之文，鋪張其事而和之者，張文潛七夕之詠。強詞雄辯，無以自明；鄙語邪言，何所不至！往往形諸簡牘，播於篇章，有曰：『北斗佳人雙淚流，眼穿腸斷為牽牛。』又曰：『莫言天上稀相見，猶勝人間去不回！』有曰：『未曾牽牛意若何，須織鐵玄弄金梭。』又曰：『時人下用穿針待，沒得心情送巧來。』似此者不一而足，褻侮神靈。罔知忌憚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」

令言對曰：「鵲橋之會，牛渚之遊，今聽神言，審其妄矣。然如嫦娥月殿之奔，神女高唐之會，后土靈佑之事，湘靈冥會之詩，果有之乎，抑未然乎？」

仙娥撫然曰：「嫦娥者，月宮仙女；后土者，地祇貴神；大禹開峽之功。巫神實佐之；而湘靈者，堯女舜妃。是皆聖賢之裔，貞烈之倫，烏有如世俗所謂哉！非若上元之降封陟，雲英之遇裴航，蘭香之嫁張碩，綵鸞之配文籟，情慾易生，事跡難掩者也。世人詠月之詩曰：『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』題峽之句曰：『一自高唐賦成後，楚天雲雨盡堪疑。』夫日月兩曜。混淪之際，開闢之初，既已具矣，豈有羿妻之說，竊藥之事，而妄以孤眠霜宿侮之乎？雲者，山川靈氣，雨者，天地沛澤，奈何因宋玉之謬，輒指為房帷之樂，譬之衽席之歡？慢伸瀆天，莫此為甚！湘君夫人，帝舜之配，陟方之日，蓋已老矣。李群玉者，果何人歟？敢以淫邪之詞，溷於黃陵之廟曰：『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』自述奇遇。引歸其身，誕妄矯誣，名檢掃地！后土之傳，唐人不欲明斥則天之惡，故假此以諷之耳。世俗不識，便謂誠然，至有『韋郎年少耽閒事，案上休看《太白經》』之句。夫欲界諸天，皆有配耦，其無耦者，則無慾者也。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，何至造述鄙猥，誣謗高明，既以欺其心，又以惑於世，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！幸卿至世，悉為白之，毋令雲霄之上，星漢之間，久受黃口之讒，青蠅之玷也。」

令言又問曰：「世俗之多誑，仙真之被誣，今聽神言，知其偽矣。然如張騫之乘槎，君平之辨石，將信然歟？抑妄談歟？」

仙娥曰：「此事則誠然矣！夫博望侯乃金門宜吏，嚴先生乃玉府仙曹，暫謫人間，靈性具在，故能周遊八極，辨識異物。豈常人之可比乎？卿非三生有緣，今夕亦烏得至此！」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，曰：「卿可歸矣，所托之事，幸勿相忘。」

令言拜辭登舟，但覺風露高寒，濤瀾洶湧，一飯之頃，卻回舊所，則淡霧初生，大星漸落，雞三鳴而更五點矣。取錦視之，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，藏之篋笥，以待博物者辨之。

後遇西域賈胡，試出示焉，撫玩移時，改容言曰：「此天上至寶，非人間物也。」

令言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

曰：「吾見其文順而不亂，色純而不雜。以日映之，瑞氣蔥蔥而起，以塵掩之，自然飛揚而去。以為幄帳，蚊蚋不敢入，以為衣被，雨雪不能濡。隆冬御之，不必挾纊而煖；盛夏張之，不必乘風而涼。其蠶蓋扶桑之葉所飼，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，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？君何從得此？」令言秘之，不肯述其故。遂輕舟短棹，長游不返。

後二□年，有遇之於玉笥峰者，顏貌紅澤，雙瞳湛然，黃冠布裘，不巾不帶。揖而問之，則御鳳而去，其疾如飛，追之不能及矣。

綠衣人傳

天水趙源，早喪父母，未有妻室。延祐間，遊學至於錢塘，僑居西湖葛嶺之上，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也。

源獨居無聊，嘗日晚徙倚門外，見一女子，從東來，綠衣雙鬟，年可□五六，雖不盛妝濃飾，而姿色過人，源注目久之。明日出門，又見，如此凡數度，日晚輒來。源戲問之曰：「家居何處，暮暮來此？」女笑而拜曰：「兒家與君為鄰，君自不識耳。」源試挑之，女欣然而應，因遂留宿，甚相親暱。明旦，辭去，夜則復來。如此凡月餘，情愛甚至。源問其姓氏居址，女曰：「君但得美婦而已，何用強知。」問之不已，則曰：「兒常衣綠，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。」終不告以居址所在。源意其為巨室妾媵，夜出私奔，或恐事跡彰聞，故不肯言耳，信之不疑，寵念轉密。

一夕，源被酒，戲指其衣曰：「此真可謂『綠兮衣兮，綠衣黃裳者也。』」女有慚色，數夕不至。

及再來，源叩之，乃曰：「本欲相與偕老，奈何以婢妾待之，令人忸怩而不安，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。然君已知矣，今不復隱，請得備言之。兒與君，舊相識也，今非至情相感，莫能及此。」

源問其故，女慘然曰：「得無相難乎？兒實非今世人，亦非有禍於君者，蓋冥數當然，夙緣未盡耳。」

源大驚曰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女曰：「兒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。本臨安良家子，少善弈棋，年□五，以棋童入侍，每秋壑朝回，宴坐半閒堂，必召兒侍弈，備見寵愛。是時君為其家蒼頭，職主煎茶，每因供進茶甌，得至後堂。君時年少，美姿容，兒見而慕之，嘗以繡羅錢篋，乘暗投君。君亦以玳瑁脂盒為贈，彼此雖各有意，而內外嚴密，莫能得其便。後為同輩所覺，讒於秋壑，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。君今已再世為人，而兒猶在鬼菴，得非命歟？」言訖，嗚咽泣下。

源亦為之動容。久之，乃曰：「審若是，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，當更加親愛，以償疇昔之願。」自是遂留宿源捨，不復更去。源素不善奕，教之弈，盡傳其妙，凡平日以棋稱者，皆不能敵也。

每說秋壑舊事，其所目擊者，歷歷甚詳。嘗言：秋壑一日倚樓閒望，諸姬皆侍，適二人烏巾素服，乘小舟由湖登岸。一姬曰：「美哉，二少年！」秋壑曰：「汝願事之耶？當令納聘。」姬笑而無言。逾時，令人捧一盒，呼諸姬至前曰：「適為某姬納聘。」啟視之，則姬之首也，諸姬皆戰慄而退。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貨之。太學有詩曰：

昨夜江頭湧碧波，滿船都載相公鱗；

雖然要作調羹用，未必調羹用許多！

秋壑聞之，遂以士人付獄，論以誹謗罪。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，民受其苦，或題詩於路左云：

襄陽累歲困孤城，豢養湖山不出征。

不識咽喉形勢地，公田枉自害蒼生。

秋壑見之，捕得，遭遠竄。又嘗齋雲水千人，其數已足，末有一道士，衣裾襤褸，至門求齋。主者以數足，不肯引入，道士堅求不去，不得已於門側齋焉。齋罷，覆其鉢於案而去，眾悉力舉之，不動。啟於秋壑，自往舉之，乃有詩二句云：「得好休時便好休，收花結子在漳州。」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。然終不喻「漳州」之意，嗟乎！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！又嘗有艍人泊舟蘇堤，時方盛暑，臥於舟尾，終夜不寐，見三人長不盈尺，集於沙際，一曰：「張公至矣，如之奈何？」一曰：「賈平章非仁者，決不相恕！」一曰：「我則已矣，公等及見其敗也！」相與哭入水中。次日，漁者張公獲一鱉，徑二尺餘，納之府第。不三年而禍作。蓋物亦先知，數而不可逃也。源曰：「吾今日與汝相遇，抑豈非數乎？」女曰：「是誠不妄矣！」源曰：「汝之精氣，能久存於世耶？」女曰：「數至則散矣。」源曰：「然則何時？」女曰：「三年耳。」源固未之信。

及期，臥病不起。源為之迎醫，女不欲，曰：「曩固已與君言矣，因緣之契，夫婦之情，盡於此矣。」即以手握源臂，而與之訣曰：「兒以幽陰之質，得事君子，荷蒙不棄，周旋許時。往者一念之私，俱陷不測之禍，然而海枯石爛，此恨難消，地老天荒，此情不泯！今幸得續前生之好，踐往世之盟，三載於茲，志願已足，請從此辭，毋更以為念也！」言訖，面壁而臥，呼之不應矣。源大傷慟，為治棺槨而殮之。將葬，怪其柩甚輕，啟而視之，惟衣衾釵珥在耳。乃虛葬於北山之麓。源感其情，不復再娶，投靈隱寺出家為僧，終其身云。